

通加人的丛林文化

刘伟才

通加人 (Tonga) 是赞比亚的第二大族群, 主要居住在赞比亚的南部省 (Southern Province)。¹ 该省的西部和西北部是一片高原, 居住在这里的通加人称为“高原通加人” (Plateau Tonga); 在该省南部和东南部沿赞比西河 (Zambezi R.) 至卡里巴水库 (Lake Kariba) 一带是河谷地区, 居住在此地的通加人被称为“河谷通加人” (Valley Tonga)。

在通加人居住的区域, 生长着广袤的丛林。在丛林里, 有可食用的野果、块茎、蘑菇、蜂蜜以及虫类, 有可供猎捕的野兽, 有可治伤医病的药物, 还有可用于制作生活和生产用品的竹子、草类、灌木和乔木等, 对通加人而言, 丛林是物资和财富的重要来源。但同时, 丛林里也有可能伤人甚至置人于死地的毒物和野兽, 丛林也是巫术、非法活动的发生地, 更是神灵和亡人阴魂等不可知力量的隐藏地。通加人利用丛林, 也敬畏丛林, 并由此发展出一系列与丛林有关的观念和文化形式。

笔者于 2008 年 6 月至 2009 年 1 月在赞比亚大学学习, 其间还曾在当地一家中资农场从事翻译工作, 接触过不同阶层的许多黑人, 也获得了一些文字和感性的材料。现依据笔者在赞比亚学习、工作期间的所见所闻, 以及所掌握的与通加人相关的外文资料, 对通加人的丛林文化做简要介绍, 以飨读者。

通加人的丛林观念

研究通加人的著名学者伊丽莎白·科尔森 (Elizabeth Colson) 对通加人的丛林观念有很好的概括: “在通加人的观念里, 丛林意味着荒野和缺乏人力控制, 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将丛林转化为田地和村庄, 可以砍烧丛林以创建牧场或狩猎, 可以伐木用于建筑和制作工具, 可以采集植物作为食品和药物。通加人可以利用丛林, 但从不得觉得丛林是自己的地盘。”²

(一) 作为宝藏的丛林

对通加人来说, 丛林首先是宝藏。

通加人的生产力落后, 形成了对丛林的依赖性, 丛林的广泛存在以及资源丰富也为这种依赖性提供了支撑。直到现在, 广大通加人仍以从事农业为主。由于技术落后以及旱灾频发等原因, 通加人的农业生产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 经常因农产品的歉收而引发饥荒。在这种情况下, 采集和狩猎是通加人获取食物和营养的重要补充。在丛林里, 除了有野果、块茎等外, 白蚁、蜂卵、蝗虫以及许多种毛虫、甲虫等都是通加人的食物, 这对通加人来说是最廉价的蛋白质来源。另外, 丛林里的野兽也可为通加人提供肉类。通加人还利用丛林里的一些动、植物治伤疗病。即便是通加人饲养的家畜, 也要依赖丛林提供食物。丛林里盛产的林木材料是通加人制作日常用品的重要来源, 房屋建筑材料、金属工具的柄、炊事用的燃料等都取自于丛林。

¹ 在津巴布韦北部沿赞比西河地带也生活着一部分通加人。

² Elizabeth Colson *Tonga Religious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usaka: Bookworld Publishers, 2006, p. 92

从林物产及以丛林物产为原料的制品除了可以直接满足通加人的生产、生活需求外,也成为一部分通加人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例如,一些通加人伐木后烧炭再出卖。木炭是赞比亚农村居民的主要燃料,很多城市居民也使用木炭,所以对木炭的需求比较大也比较稳定。而且伐木烧炭所需的技术也比较简单,因而有很多通加人从事此业。此外,通加人从丛林里采集的蜂蜜、野果除了供自身食用外,多余的部分则用于出卖。至于用丛林木材制成的各种艺术品,是赞比亚的著名旅游商品,也是该国用来出口创汇的重要商品。

(二) 蕴含危险的丛林

对于通加人来说,丛林也蕴含着巨大的危险。

危险首先来自丛林里的毒物、猛兽,它们会对通加人及其财产造成损害。在丛林里采集和狩猎的人可能被毒蛇、有毒的植物所伤,或者遇上自己无法对付的猛兽。有时,狮子、大象、鬣狗等野兽还会走出丛林,窜入通加人的村庄,它们除了可能伤人外,有时还践踏通加人的田地和房屋,对通加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威胁。例如,1951年,通加人的一位酋长在遭到狮子攻击后死去;每到夜晚,通加人的村庄周围时常有成群的鬣狗游荡,它们会捕食通加人饲养的家畜;1978年,河谷地带的—个通加人在试图驱赶闯入田间的大象时遭大象攻击而丧命,而且每年都有关于大象损毁田地和伤人的报告。¹

危险还来自隐藏于丛林里的“不可知力量”。通加人认为,其信仰中的很多神灵以及其祖先的魂灵都隐藏或游荡于丛林里,而且这些神灵或魂灵可能会被通加人的某些言行激怒而伤害他们,使通加人遭遇不幸、生病甚至死亡。在通加人的观念里,贫穷、歉收、财产损失、绝育、疾病、死亡等不幸之事大都是由丛林里的“不可知力量”造成的;丛林里的某些野兽也可能借助某种力量来控制人,使人具有野性,甚至可能让人变成野兽。

在通加人看来,婴儿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而可能是某种丛林动物或受游荡于丛林里的祖先魂灵的支配。在河谷通加人中,怀孕的妇女和没长牙齿的婴儿不得进入正在举行向魂灵献祭活动的房子;在有的地方,如果婴儿为脚先娩出且口内已有牙齿,或者在完全离开母体前就发出哭声,则有可能被当作丛林野兽附体,必须将其杀死,并把其尸体扔进丛林或赞比西河。通加人还认为,生双胞胎或多胞胎都是不正常的现象,那是丛林力量作祟的结果。通加人如果生下的双胞胎是一男一女,就杀死男婴;如果生下的是同性双胞胎,就杀死后出生者;如果生下三胞胎,就将其全部杀死。这些被杀死的婴儿的尸体都必须扔入丛林。²即便婴儿在出生时状态正常,但后来因病或其他原因死亡,其尸体也必须扔入丛林。对一些被社会所排斥、在死后得不到哀悼的成年人(如麻风病患者、自杀者)之尸体的处理也是如此。”对于体质虚弱的婴儿,很多通加人不会认为这是生育条件差或营养不良所致,而认为这是丛林力量作祟的结果;有些慈善组织在通加人地区开展有关提高营养方面的援助,比如教母亲如何养育婴儿、给婴儿喂哪些食物等,有的通加人会认为这是多此一举。他们认为,有些婴儿的天生虚弱是丛林中的邪恶力量在起作用,或者是丛林中的阴灵吸走了婴儿的能量。³

通加人的巫术活动也与丛林密切相关。行巫术者的行巫工具往往取自于丛林,行巫术者借助这些工具“召唤”某种力量或者赋予这些工具某种“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行巫术者可以利用这些工具在自己的住地开展巫术活动,也可以埋在路上或者某人住地的周围。行巫术者的住所里往往存有某些与丛林相关的“奇异”物品,比如一条毒蛇、一块兽骨、一枚干枯的野兽脚趾、一根树枝或者取自于某种丛林动、植物的毒液。通加人还相信,那些巫术高强的人可以驾驭丛林里的野兽为

¹ ° » ¼ Elizabeth Colson *Tonga Religious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92, 152- 153, 91- 92, 245

其送信送物、远程伤人,甚至变成野兽去攻击自己的敌人。有的通加人还说自己曾亲眼看到一个行巫者通过把一条鬣狗的尾巴放在其臀部而变成鬣狗。¹

此外,通加人认为其祖先的魂灵会寄生于在世的某个后代的身上,这样的人是祖先魂灵的继承者。通加人把“祖先魂灵的继承者”与非法伴侣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委婉地称为“睡在丛林里”,由此生出的孩子也被认为是“丛林的孩子”。²在通加人地区还长期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有些从事巫术活动的人在丛林里杀人后取用人肉和人体器官,用以制作巫术药物。”在丛林里发生的凶杀事件虽然不多,但无疑会令通加人对丛林感到恐惧。

在通加人的观念里,丛林是一个复杂的存在。通加人认为,“勒扎”(Leza 意为“创造者”)是一位创造事物永恒本质的神灵,丛林和人类社会的本质都是由“勒扎”设定的。通加人可以利用丛林,从丛林中取用各种资源,并改变它们在丛林时的原初形状,但绝不能改变它们的本质,更不能否认它们是由“勒扎”创造的。如果“勒扎”在丛林里创造了令通加人畏惧甚至会伤害通加人的东西,通加人也不能改变它。³

通加人丛林文化的形式

可以将通加人丛林文化的形式分成两部分,即器物文化和仪式性活动。

(一)器物文化

通加人利用产于丛林的林木、毛皮等制作多种器物,其中木材是通加人制作器物的最主要原料。据笔者在赞比亚学习期间所见,木雕制品中既有人物,也有动物。以人物为主题的木雕用夸张的方式表现黑人男女老少的形象,有的在耕作,有的在搬运,有的在玩耍,有的在娱乐;而以动物为主题的木雕大都非常简洁,注重表达某种动物的突出特征,比如大象的长鼻子、河马的大肚子或者犀牛的独角。此外,通加人还利用木材制作富有艺术气息的桌子、椅子、箱子等生活用品。通加人利用丛林材料制作的器物中比较突出的还有乐器。通加人的鼓一般是用掏空的原木做鼓身,再蒙上牛皮。通加人还有一种“钢琴”,他们把有弹性的弯曲的铁片装在木板上,并将一定数量的此种木板排列好,再在排好的木板下方安置大小不等的葫芦。演奏时敲打弯曲的铁片,声波经过在葫芦腹腔的回旋,形成独具特色的音乐。

通加人建造房屋和制作生活用品、工具的原料大多也取自于丛林,比如,用野兽的毛、皮、骨、角、牙制作手链、项链或装饰别的器物,用灌木条或草类编织篮、筐、箱、垫等生活用具,用木材和茅草建造房屋,还有既可以谋生又可以防身的弓箭和长矛等。就弓箭而言,通加人除了取用丛林里的林木和竹子外,还会用野兽的皮毛或者角、骨做装饰,或象征能猎捕某些野兽;或用以表明猎手的成就和勇敢;在有的情况下这种装饰还具有宗教意义,意味着赋予了弓箭“神圣的力量”。⁴

通加人利用丛林物产制作的器物大都简单、粗糙,但从功能上来说能令人满意。通加人工匠一般除了掌握制作的技术外,也深谙选材的技术,能够根据各种器物的要求从丛林里选用不同的材料。比如,独木舟的舟身需要选用较软且较轻的木材,而船桨用材则必须坚硬。⁵

(二)仪式性活动

雨神是通加人崇拜的重要神灵。通加人生活的地区在一年中分为旱、雨两季,每年从4月到10月是旱季,从10月到次年4月是雨季。在雨季来临前,通加人进行播种,雨季的降雨情况决定庄稼收成的好坏。有的年份雨季来得可能晚些,有的年份因雨季的雨量小而形成旱灾,遇到这样的

¹ ° » ¼ Elizabeth Colson *Tonga Religious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19, 147, 222, 51.

² ¾ Barrie Reynolds *The Material Cultures of the People of the Gwanbe Valle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8, p 66, 114.

情况通加人就会举行仪式求雨。通加人一般认为,迟迟不下雨或雨量不足是因为雨神藏在丛林里某棵树的树干内。通加人的祈雨仪式首先是到丛林里寻找中空的树木,然后对其进行“圣化”,再将其供入一个茅草屋进行祈拜。¹

通加人在其生命的多个阶段都要举行与丛林相关的仪式。在20世纪初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通加人将男孩和女孩的上门牙都凿掉,因为通加人认为,人应该像牛那样的家畜不留上门牙,而不应像斑马之类的丛林野兽留上门牙。²在通加人女孩的成年礼上,有一个环节是行成年礼的女孩从房子里跑入丛林,然后由一名年长的女子在丛林里将这名女孩抓住,再将这名女孩带到用于对她进行隔离的一间房子里,准备成婚。”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狩猎是通加人的一项重要谋生活动,而且在狩猎前要遵循一些规矩和举行仪式。在通加人看来,丛林里的动物并非平常之物,它们和人一样是有生命、有灵魂的,所以人必须尊重动物;此外,有的动物是通加人部落的图腾。³多数通加人相信,狩猎之前的晚上不能与妻子发生性关系,出发当天的早上则不能洗漱;而有的通加人则认为狩猎之前的晚上是否与妻子发生性关系并非狩猎成功与否的关键,关键在于狩猎前的祭祀活动。祭祀时,将酒泼洒在祭祀点,或者将盛水和谷物的锅放于祭祀点。通加人猎捕到野兽后也要举行祭祀仪式,如果猎物较易搬运且地点离家较近,猎人就将整只猎物搬回家,但在分割之前必须先行祭祀;如果猎物离家较远或不易搬运,猎人可以就地先将猎物分割后再分块搬回家,在分配前进行祭祀。⁴

通加人在取用丛林材料制作大型器物时也要举行相应的仪式。以制作独木舟为例,通加人要遵循一套比较复杂的程式。在工作的前一天晚上,通加人工匠不能与妻子同寝。工作的当天早晨,工匠出门时需要在门口以水为奠,并呼喊向其传授制作独木舟技术的人的亡灵。工匠要携带一些鸡蛋进入丛林,相中一棵树后,他要向树投掷鸡蛋,如果鸡蛋没有掷中树干,就表明神灵不允许他动这棵树;如果掷中,则表示他可以伐倒这棵树,因为树被鸡蛋掷中意味着它的生命已经终结。选好树后,工匠伐木时在砍下第一斧后必须停下来,再次呼喊教授其制作独木舟技术者的亡灵,然后继续砍伐。此外,由于在凿空原木时可能会造成木材破裂,所以工匠在凿木前也要举行仪式,向自己的保护神祈祷,保佑其工作顺利。⁵

通加人丛林文化的变迁

由于受殖民统治、科技发展、西方宗教传入的影响,通加人的丛林文化发生了一些变迁。

殖民统治改变了通加人的很多生产和生活习惯。在被殖民征服前,很多通加人从事狩猎和采集,可以自由地进入其生活区域的丛林;但被殖民统治后,殖民统治者颁布了很多法令限制通加人的狩猎和采集活动,如划定某些丛林为禁猎区、禁伐区,禁止通加人进入这些区域活动。另外,被殖民统治后,大量的欧洲移民陆续进入通加人的世居地,他们将大片丛林划入属于其私人的农场,农场主当然不可能允许通加人进入这些丛林狩猎和采集。与殖民统治相伴随的还有大批矿山企业的建立,这些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通加人与其他黑人族群一样,大量地离开其世代生活的土地,涌向这些矿山企业寻求生机。长久以来,通加人赖以生存的丛林逐渐变成政府规定不能进入的地方或属于殖民者私人的土地,而那些长期在矿山劳动的通加人则更加认同打工挣薪的生活。

¹ Elizabeth Colson, "Rain-shrines of the Plateau Tonga of Northern Rhodesia", in Elizabeth Colson *The Plateau Tonga of Northern Rhodesia: Soci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2, p. 90.

² » Elizabeth Colson, *Tonga Religious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157, 160.

³ Dan in'icHaanutele, *A Linguistic Approach to Bantu History: The Case of Tonga and the Tonga*, University of Zambia Press, 1998, p. 55.

⁴ ⁵ Elizabeth Colson, *Tonga Religious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101, 166.

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制造业的进步也使通加人减少了对丛林的依赖。统治当局在限制通加人使用丛林的同时,不断输入现代工业的制成品。通加人原本利用丛林物产制作的很多生产、生活用具逐步被工业制成品取代,生产工具的柄可以是金属的也可以是塑料的,甚至可以直接从商店里购买到成套的工具;生活用具如制作“西马”(Nshima,非洲中南部广大地区黑人的主食,用玉米面制成)的长勺、各种家具等,也逐渐被工业制成品取代。实际上,在当代生活中,使用现代工业制成品往往被通加人视为一种文明、富裕的象征;通加人用丛林材料制作的器物如木雕、家具等则变成主要用于贸易的商品,成了非黑人族群爱不释手的艺术品,与这些器物相关的仪式也日渐变异或被人遗忘。

基督教的传入也促使通加人的生活发生改变。以前,通加人把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与隐藏于丛林的“不可知力量”联系起来,认为祭祀丛林里的这种力量可以消灾祛难或使自己过上幸福生活。在通加人的传统信仰中,丛林里的“不可知力量”多种多样,或是神或是魂;而欧洲人带来的宗教只信仰一个上帝。通过基督教传教士的不懈努力,越来越多的通加人转而信仰基督教,虽然他们分属不同的教派,但总的来说是信仰一神。如今在通加人地区,一些传统的宗教性器物或祭祀点被清除,代之而起的是越来越多的教堂。当心存希望或面临痛苦时,通加人的倾诉对象多了一个选择。

如今,越来越多的通加人感到丛林日益远离他们,可是通加人现有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他们仍无法与丛林完全断绝关系。虽然有不少通加人进入城市谋生,但大部分通加人还生活在偏远的村庄,蛮荒的丛林仍旧围绕在通加人身边;虽然在城镇商店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东西,但很多通加人却没有钱,在需要时,他们仍会求助于丛林。特别是在遇到饥荒的时候,通加人一方面可以依赖政府的救济和国际社会的援助,另一方面也可以进入丛林寻找可食用的野兽、毛虫、野果、蘑菇和块茎。在有迫切需要时,通加人的心理还是会回归丛林。

虽然许多通加人抛弃了自己的传统信仰转而信仰基督教,但在基督教无法解决他们的苦痛和解释他们的疑惑时,通加人仍会求助于传统的宗教。在雨季延迟到来或雨量不足时,通加人更倾向于在丛林中寻找中空树木后膜拜而不是进教堂祈祷。在艾滋病肆虐且医疗条件落后、药物不足的情况下,通加人仍会相信这是丛林的“不可知力量”在作怪,是因为某个神灵觉得被忽视而发怒或某个祖先的魂灵对后代的行为不满。¹ 有时基督教甚至会成为被通加人攻击的对象,因为一些通加人认为,正是人们转而信仰西方宗教才激怒了传统的神。实际上,在农村居住的通加人中,很多信仰基督教的人并不排斥传统宗教,他们既进教堂,也参加传统的安抚祖先魂灵和求雨的仪式。²

伊丽莎白·科尔森在论述通加人的丛林文化时这样写道:“在某种意义上,国际社会也像一个丛林,通加人在作物歉收时可以依赖它,也可以向它寻求援助。但国际社会却是不可测的,有时甚至包含恶意的力量。”³ 社会的发展难以改变由客观生活环境决定的文化。在广大通加人看来,丛林依旧存在。

(刘伟才,博士研究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责任编辑:丁克定〕

¹ ° » Elizabeth Colson, *Tonga Religious Lif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257, 253-257, 107.